

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。諸位同修，請大家翻開經本第四頁，第三行。我們從「一切天眾、龍眾、鬼神等眾，悉來集會」，從這裡看起。我們上一堂課跟大家學習到，「一切天眾」，諸天就是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天眾都來忉利天宮集會。

接著就是「龍眾」，龍也來集會，我們現在講很多種不同的族群，都來了。龍眾，龍在經典上講也有很多種，有福報很大的龍，我們稱為龍王，是屬於水族類的，管水族類的龍王。像《佛說十善業道經》，這部經是在娑竭羅龍宮佛為龍王講的。這部經我們淨老和尚現在列為儒釋道三個根，釋就是佛家，根在《十善業道經》。儒家的根在《弟子規》，道家的根在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佛家的根在《十善業道經》，所以《十善業道經》是我們學佛的基礎。佛在這部經把十善業比喻為大地，一切萬物，叢林，種種的礦物、植物、動物，皆依大地而得生長，如果沒有大地，那這一切都不存在。把十善業道形容比喻為大地，地就是地基，離開這個大地什麼都沒有，這是修學的基礎。龍有天龍，也有地上的龍，有福報很大的龍，有福報很少的龍，甚至有受罪的龍。像文昌帝君，他為了報仇犯了罪業，他有一世去當龍，然後把前世的仇人用水給他淹沒，冤仇是報了，但是也同時傷害很多無辜的人。這個罪被玉皇大帝處罰，在一個沼澤裡面，天氣很熱，牠身體上的鱗，就非常難受，沒有水，所有的蟲都在牠身體上咬，苦不堪言，所以有受罪的龍。凡是屬於水神這一類的，都是屬於龍眾。像我們台灣，還有大陸福建閩南地區，民間祭拜的媽祖，媽祖是屬於水神。一般捕魚這些人都會供奉

媽祖，媽祖是屬於水神，就屬於龍眾這一類的。媽祖福報也很大，在台灣、在大陸，甚至在南洋、東南亞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都有人供奉，他的廟宇有的也非常的莊嚴，福報很大。龍眾也種類很多，詳細都在經典當中。一般我們佛門裡面，如果一個地區久旱不雨，就是很久沒有下雨，都會去祈求龍王來降雨，要用泥土去捏一個泥龍來求雨，牠管水的。這是一類。

下面講，「鬼神等眾」。鬼，在經典上講鬼道。一般我們佛經講六道：天道、人道、修羅道、畜生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。我們看到餓鬼，並不是說在這一道的眾生統統是餓鬼，不是。一般佛經講餓鬼道，是舉出在鬼道當中沒東西吃的鬼，稱為餓鬼。餓鬼道，同樣是餓鬼道，種類也很多，不一樣。有的是屬於焰口鬼，在佛門裡面，現在在中國佛教寺院很流行放焰口。放焰口針對的是焰口鬼這一類的眾生，這一類的鬼道眾生，食物送到他嘴巴，他就噴火把那些食物都燒焦掉，做焰口主要是幫助這些焰口鬼得到飲食。還有的鬼，他的喉嚨、咽喉像針那麼細，水都很難吞下去。所以在放小蒙山、大蒙山都要念一個開咽喉真言，東西他才能吃得下去。

我們三時繫念原來是沒有念這些咒語的，這個因緣也是大概十幾年前，在香港佛陀教育協會，香港每年農曆七月中元普度都打佛七，做一天的三時繫念，做法會都有一些供飯、供菜，供品。這些供品都供這些鬼神的，也辦了很多年。有一年，有一個人被附體，被鬼神附體。附體他就要求，他說他們來參加法會，看到那些供品，看得到吃不到，他沒辦法吃，他只能看，他要求要給他念小蒙山。因為放大蒙山的佛事時間要很長，希望給他念這些咒語，他們才有辦法吃得到，不然有一些鬼神吃得到，有一些他就吃不到。我們老和尚也非常慈悲，就請澳洲圖文巴悟全法師來教大家小蒙山，平常他們在念佛堂每天都有放個小蒙山，有一個人去出食。後來做法

會我也想到，法會來的眾生就更多了，所以才加上小蒙山這一段的咒語，因為都有供飯、供菜。原來三時繫念這個課本，它沒有變食真言、普供養真言、甘露水真言，這些都沒有，它咒語只有往生咒。它這個佛事主要是勸導亡靈這些眾生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，它這個佛事主要是在這裡，不是施食。像大蒙山、焰口，包括水陸，它主要都是施食，布施飲食給這些鬼神眾（餓鬼道眾生）。三時繫念是勸導這些眾生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，它沒有這些咒語，只有往生咒。後來是因為在台灣很多道場，我們圖書館請一些大陸來的老法師做三時繫念，大家習慣，就是反正做法會供亡靈，都一定要準備供飯、供菜、水果等等這些吃的東西。法師來做三時繫念，有供飯、供菜，那一定要念變食真言、念普供養真言、甘露水真言。所以在三時繫念第一時，在靈位前，加上這個咒語，原來三時繫念課本是沒有。後來香港又遇到這個因緣，所以現在又加一個小蒙山，就更多了。所以做三時繫念，如果完全沒有供飯、供菜，那這些咒語就不用念，純粹是勸導這些鬼神眾、這些亡靈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。

鬼道眾生不是統統是餓鬼。經典上佛給我們講，餓鬼那是最苦的，就跟我們人道一樣，做人也有很苦的。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人類，人道當中的餓鬼道也有，有很多地方，像衣索匹亞，非洲有些地區的人，他沒有食物吃的，沒有食物餓死的很多，人間的餓鬼道。是不是人都沒得吃？不是，人有的吃得太豐富，食物都亂丟，糟蹋糧食，有的是沒得吃餓死。鬼道眾生也是一樣，有福報很大的，叫大鬼王；有小鬼王，像一個地區的領導。所以有福報很大的鬼，多財鬼，財富很多，有一些神廟（鬼神廟）建得金碧輝煌。像我們台灣、福建，還有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拜土地公，在福建閩南一帶都拜土地公，土地公廟有很小的，一點點，很小的，也有比較大的

。我在新加坡看到一間土地廟那有夠大的，又在市中心，建得金碧輝煌，那個地方的土地公福報都非常大的。所以在台灣、在南洋看到很多土地公廟，大大小小不一樣，同樣是土地公，福報大小都不一樣。所以鬼道眾生，多財鬼、少財鬼、無財鬼、餓鬼，無財鬼就是初一、十五人家拜拜他就有得吃。所以種類也非常多，每一道的眾生都是無量無邊的。

鬼再加一個神，鬼神。鬼在經典上講，他有報得的五通，五通，眼耳鼻舌身，這五種通的能力比人強，但是福報比人差，鬼神。「等眾」，等就是包括還有其他的，這裡只是舉出一個代表，其他還非常的多。講到鬼神，有沒有？現在很多人他不信。但是佛經上佛給我們講，在我們這個宇宙間有六道，經典上講六道法界，六道法界以外的還有四聖法界，四聖法界以外還有一真法界。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以外，還有他方世界，十方世界，無量無邊的世界。不學佛的人他不信，我們也可以理解，世間很多人他不相信，因為他沒有信佛，他沒有皈依三寶，他不信，他不信也是很自然的，也沒什麼奇怪。我們信佛的，特別已經皈依三寶的，那就不能不信。不信何必要皈依三寶？既然皈依了，就要相信，依照佛在經上講的，做為我們學習的依據、標準。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皈是回歸，依是依靠、依據、依循、依止，依這個做標準。佛不在世了，佛在世以佛為主，佛不在世以法為主，法就是經典，經典有講到的，我們就一定要相信。我們現在雖然還沒有證得現量，但是我們已經皈依三寶的佛弟子要相信聖言量。聖言量就是佛菩薩在經上講的，叫聖言量。等到哪一天，我們修行到這個境界，我們自己也親證（親自見到），叫現量。從經典的理論去推論分析叫比量，現量是自己親自現證的。所以我們佛弟子必定要信佛的法，雖然我們沒有見到，說鬼，鬼我們沒見到，但是有少數人有見到鬼的。

神有沒有？鬼神。我十六歲就學佛，十九歲聽老和尚講經。在年輕的時候，我母親是信神的，她不是信佛，後來她信佛，也出家了，早期都是民間拜拜，信神的。信神，佛也拜，菩薩也拜，神也拜，什麼都拜。從小跟我母親都是要去拜，所以在神廟拜拜，拜了也很有感情。所以現在我看到神廟都要去上香的，雖然出家了，還是要上上香；不要去拜，就上個香。我當兵之前，我母親有什麼事情，常常帶我們到一個神廟去，一個三太子的廟，去問神。什麼大事小事、感冒咳嗽就問神，問神吃什麼？吃香灰，泡開水。還有拜關公、恩主公，我們台北有個恩主公很有名；行天宮，拜關公的。受到驚嚇要去那邊收驚，有什麼病喝香灰，求個香灰，泡個開水，喝一喝。以前去喝一喝，回來感覺還不錯，好像還滿有效果的，誠則靈。後來又在我們俗家附近有一個小廟，扶鸞的，乩童扶鸞，一個女眾她被一個三太子的神附在身上，然後就出來給人家辦事，問事情。我母親也常常帶我去問，她要我們去，我們不能不去，從小就是規定的，一定要拜的，不能不拜。所以她要我們去，我們就得去，要依教奉行，跟她去拜。

那一年我當兵退伍，這個我親自去實驗，當時我說實在話，是信了佛，但是對鬼神還是有一點半信半疑。我看乩童在扶乩，到底是真的有神，還是他在裝的？當時我也是有這種疑惑在，年輕總是心裡還有一些疑惑。我二十三歲那一年，二十一歲入伍，二十三歲退伍。在台灣當兵是義務的，除了身體殘障，不然都要去當兵的，不當就犯法。退伍之後，我是民國六十三年一月十一號退伍，民國六十一年一月十二號入伍，剛好兩年，服兵役要去兩年。一月份退伍，農曆還沒過年，但是在軍隊裡面它有發一個年終獎金，那個時候錢不多，大概台幣四百多塊。在四十三年前，我那時候做到上等兵，二等兵，一等兵，上等兵退伍。退伍之後，那一年我升到上等

兵，有四百多塊台幣的年終獎金，還沒有過年就退伍，但是年終獎金還是發下來，雖然退伍也是發下來。發下來，當時我們已經回家了，在部隊上就沒有領到這個錢。我們有一個同班的，也跟我一樣是姓林的，有一天碰到了，他說：我們有年終獎金，我們已經領來用了，你有沒有領到？我說：沒有。他說：沒有，趕快去領，趕快到台北市團管區去領這筆錢。過年快到了，以前領了幾百塊也滿好用的，那個時候錢大，現在的錢就差很多倍了。

我就跑到台北市團管區去問，台北市團管區一個少尉軍官在管財務的，把本子從頭翻到尾，找不到。我就很納悶，我是台北市入伍的，我們同班的都有，我怎麼會沒有？實在講也不是為了那筆錢，是有懷疑，為什麼會這樣？別人有，我為什麼沒有？就是這樣，爭一口氣，去問。他說：沒有，這個本子裡面從頭到尾，沒有你的名字，你的錢沒有在我們這裡。後來這個財務官就想到，他說：你現在戶口設在哪裡？我說：對了，我入伍的時候，戶口是在台北市，現在搬回我們老家台北縣汐止。他說：你戶口已經遷到台北縣，你這個錢是在台北縣團管區，你去那邊拿，錢給你轉到那邊去了。後來，第二天，我又跑到樹林台北縣團管區去找財務官，有一個少尉軍官在管財務的，我把名字報給他，我要來領這筆年終獎金。本子翻翻翻翻翻，一本這麼厚，從頭翻到尾，也沒有我的名字。他說：沒有，這裡也沒有你的名字。我說：奇怪了，我就是住台北市，不然就台北縣，就這兩個地方，怎麼會沒有，怎麼這麼奇怪？但是他說沒有，我也沒辦法，只好回去了，心裡還是很納悶，愈問就愈納悶。

那天晚上我母親說，晚上我們去三太子那邊拜拜，順便問事情。我說：對了，人問不到，來問神吧！我說：來問三太子，看這個錢弄到哪裡去了？那天三太子就出來了，她就念念念念，幾張金紙

燒一燒，附在身上就講話了。她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女眾，講話就是小孩子聲音。輪到我問，我媽媽說：你有什麼問題趕快來問。我就趕快去問，我就說：三太子，拜託拜託，我有一筆年終獎金，人家都有，我都沒有，幫我找一找。三太子他說：那我來幫你找。我說：非常感謝，麻煩你了，幫我找一找。不然我是心不甘情不願，我們那些同班的人大家都有，怎麼只有我沒有？他說幫我找，叫我第二天再去。第二天去，我再去問。那個財務官他就很不耐煩，怎麼又來了。我又問。他又看看，又沒有。第二次問，沒有，又回去了。回去，我又更心不甘情不願，那天晚上又再去問三太子。我說：三太子，沒有，還是找不到。他說：你明天再去。我說：還再去？我去兩次財務官已經很不耐煩了。你再去，我跟你去，去找。我說：你怎麼跟我去找，我也沒看到你？我說：你怎麼跟我去找？他說：你明天早上要出門，在你家門口燒三炷香，對門口向空中拜說，九龍三太子，弟子某某，要去問這筆錢，請你跟我一塊去。他說：你給我燒香，我就跟你去。

我再去，第三次再去，我就依照他的方法，燒三炷香，然後（我們住的是古時候那種三合院）門一打開，就向空中：三太子，我要去找這個錢，請跟我去吧！燒一燒就插在門口，我就自己一個人坐車去了，再去台北縣團管區。那個財務官：你又來了（看到我），跟你說沒有就沒有。我說：怎麼會沒有，我的戶籍就是台北市跟台北縣，我也沒有遷到其他地方。那個財務官說：不相信，你自己進來看。他的辦公室在裡面，它有一道桌子牆。他說：你進來，你進來，你來自己看。他那本就拿給我，我也是從頭翻到尾，翻了三遍，真的沒有。沒有，我真的沒辦法，我又回來了。回來，那天晚上又去找三太子。我說：三太子，還是沒有，你到底有沒有跟我去？我說：你到底有沒有去？還是找不到。我就問他，你是不是真的

有跟我去？你叫我燒香跟你講，你就跟我去。他說：有，我跟你去，我就站在你旁邊。我說：站在旁邊，我也沒看到。他說：你剛開始站在外面，後來那個財務官用什麼表情看我，他還做出來給我看。他說：那個人就這麼看你，然後叫你進去翻那個本子，你在一面翻，那個人還站在旁邊怎麼看。因為我在翻，沒有看到那個財務官的表情，他還把那個表情告訴我。後來，我聽了之後，真的他有去，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去，沒有人去告訴他，真的，這個三太子真的有跟我去。我說：還是找不到。他叫我再去。我說：我再去，肯定被轟出來吧！他說：沒關係，你再去，再幫你找。

第四天，我真的硬著頭皮再去。這次去，那個財務官看到我，遠遠看到我他就搖頭，又來了。後來我走到他前面，他說：你還不死心，沒有就沒有。他說：你戶籍是遷到台北縣嗎？我說：是。這個時候他忽然想到，我們台灣省二十幾個縣市，台北縣人口最多，土地面積最大的。不曉得那個財務官是不是三太子給他加持一下，他突然想到，他說：你台北縣是哪個地方？我說：台北縣汐止鎮。他說：汐止鎮，汐止鎮靠基隆，靠基隆市，你的錢給你轉到基隆港海軍那個地方了。我說：我是當陸軍的，怎麼給我轉到海軍那邊去？害我找了半天找不到。他說：你到海軍，去找海軍要。結果我當陸軍的，去找海軍要錢。結果不死心，跑這麼多趟，車錢也花了不少，所以就跑到基隆市港口海軍的財務官那邊去。結果一去，海軍的財務官一翻，我的名字就在那邊，錢就給我了。拿了錢，勞煩三太子跟我跑了二、三趟，就買一些水果去供一供，那天晚上就去感謝三太子，錢拿到了。

這是我年輕我母親帶我去拜神，那個時候也是半信半疑，經過一次的實驗。跟我母親去乩壇常常走動，現在那些乩童是真的、是假的，我也看得出來。真的有神附體的，跟他在裝的，兩個人套好



在裝的，我們就看得出來，因為我們看多了就有經驗。真有神，只是我們現在肉眼凡夫看不到，如果你稍微有一點定功，你就見到鬼神，會見到。而且鬼神的時空維次跟人道很接近，所謂人鬼雜居。我們這個法界，科學叫空間維次，我們佛經叫法界，我們人道跟鬼道同時住在一起，它是重疊的。我們的牆壁，鬼神道走沒有障礙；鬼神道的牆壁，我們人走也沒有障礙，它是重疊的，很近，所以人鬼雜居。真有鬼神，雖然自己沒有遇到過，我們是三寶弟子，佛在經上講有這些眾生，我們既然是三寶弟子就一定要相信。佛在經上講的這些都是事實真相，確實有鬼神。

出家之後長年做法會，大部分在夢中感應鬼神就更多了。那真有不是假的，只是我們肉眼凡夫見不到。一九九二年，我第一次到美國達拉斯佛教會打佛七，做三時繫念，前一天晚上就夢到很多黑人、白人來了，穿白襯衫、西裝褲，黑人、白人。第一次到美國做三時繫念，一九九二年，第一次到美國做三時繫念，前一天晚上就夢見黑人、白人。後來我醒過來，想一想，怎麼會做這個夢？今天要做法會，昨天晚上做了這個夢，後來我就想到，可能是美國內戰戰爭死亡的這些亡靈。因為林肯要解放黑奴，所以在美國引起南北戰爭，可能是南北戰爭死亡的這些黑人、白人。所以第二天我就趕快請同修用英文幫他們寫一個牌位。我們在達拉斯那邊寫牌位還可以化的，因為老和尚他蓋一個道場，達拉斯佛教會。他蓋的不是中國的寺院，蓋得像白宮一樣，前面門口兩匹馬，就代表白馬馱經到中國河南來。佛教會旁邊有一間太空總署，美國太空總署在跟蘇聯冷戰的時代用的，後來蘇聯解體，那一間就不用了。不用，它裡面很多設備，我們都派得上用場，給它買下來，買得也滿便宜的，買下來打佛七、做流通處。

二〇〇三年我大病，二〇〇三年底，我就想到澳洲去養病。澳

洲同修，澳洲也是我去打先鋒、開山的，一九九五年跟我們老和尚、跟韓館長第一次去澳洲，去五天，他們那邊同修成立一個澳洲淨宗學會，在布里斯本。隔了兩個月，韓館長就叫我去教他們法器，我一個人去，住了二十六天，教那些老同修法器。後來買了一個地方，就是現在澳洲淨宗學會這個地方。後來，我在台北做當家，也不能去澳洲，館長就派我們師弟去，悟永師、悟行師他們去。二〇〇四年，我在那邊住，也是在調養身體，之前也沒時間去，病得都快不行了，所以去調養身體。調養身體，學會幫我申請工作簽證，我申請工作簽證，不是去工作的，去調養身體的。我們淨老和尚他的家鄉安徽廬江，有一個居士被安徽廬江縣的城隍老爺附體，城隍老爺說他一萬多歲了，還在當城隍。安徽廬江的城隍廟被拆掉了，城隍廟沒有了，城隍老爺還在。他被附體就打電話到圖文巴去，從安徽廬江打電話，打到圖文巴給我們老和尚，跟老和尚講：勸悟道法師不要養病，病愈養愈重，勸我要多做三時繫念，病才會好。當時我想，我都病得快不行了，還能唱嗎？元氣都沒有了，呼吸都困難了，再唱下去不就斷氣了，就沒命了。老和尚就打電話跟我講，我們家鄉城隍老爺說，叫你不要養病，他說叫悟道法師不要養病，病愈養愈重，要多做三時繫念。師父就打電話給我，我說好好，依教奉行。

所以第二天我就跟我們那些布里斯本澳洲淨宗學會的老同修商量，他們原來是一個月做一次三時繫念，圖文巴澳洲淨宗學院是一個星期做一次三時繫念，他們山下是一個月做一次。我就跟他們商量，我說是不是可以比照山上？這裡。老和尚他家鄉的城隍老爺說要我多做三時繫念，病才會好，不能養病，病愈養愈重，跟這些老同修商量。我說：你們有沒有困難，一個禮拜做一次，我來主法，你們來敲法器，都是居士敲法器。這些老同修因為都是早期成立的

時候我認識的，去教他們法器的，大家都有這些感情，大家說沒有問題。他們說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，好，那我們就開始，從下個星期我們就開始，跟山上一樣，一個星期做一次。

要做前一天晚上，我也是夢見一些洋女人，大概二百多人，好像被綁著，用繩子綁著，拉得很長，旁邊還有女警察在看，穿的大概十八世紀那種裙子，長長的。現在大家到澳洲，如果去看剪羊毛那些表演，她也穿十八世紀那個裙子，很長的，快要拖地的裙子，大概就穿那個，一排很長。醒過來，我就很納悶，奇怪，被繩子綁的應該是囚犯。聽說以前英國一些囚犯都送到澳大利亞去，我聽說是男眾，沒聽說女眾。剛好，二〇〇四年，那一年志明居士也跟我一起去澳洲，他要去之前在台灣買一本《探索雜誌》，要去澳洲，他就去買一本來看看澳洲的歷史這些事情。我就講到這個事情、這個夢境，他就跟我講：師父，你看這個雜誌裡面講，英國第二批送去的囚犯是女的，二百多人。我看一看，跟我這個夢境很吻合，來求超度，做三時繫念。洋人的鬼也要超度，所以第二天我就趕快根據那些資料給她們寫個牌位。做了一個月，果真身體有改善，佛力加持。